

耿雪/著



Xuehuangebiao

雪花那个飘



雪花依然涂涂飘落，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只希望这些雪带走我的记忆，带走属于我的过往……

风似乎更加猛烈了，呼啸着抽打着我的脸庞，我忽然有了一种淡定的从容，任凭泪水恣意地流淌，直至内心最深处那一团热火……

中国华侨出版社

耿青 著

xuehuanagepiao

雪花那个

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花那个飘 / 耿雪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80222-992-1

I. 雪… II. 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9090号

●雪花那个飘

著 者 / 耿 雪

责任编辑 / 文 慧

版式制作 / 黄 旭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开 印张 / 18 字数 / 300千字

印 刷 / 北京溢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年7月第一版 2009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22-992-1

定 价 / 30.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 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当时那种欣喜的感觉又一次占据了我的心扉一样。

我已经记不清被占据了多少次，只是每次从那种感觉抽身而出之后，发觉自己已经热泪盈眶。

没有人知道我的家事，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家事。记忆里爸爸的模样永远是那双笑盈盈的眼睛，就像水晶石一样闪耀牢印在我的心底。因而，每逢下雪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关于那场雪的种种经历与回忆，仿佛记忆深处被掩藏进了一种毒瘤，一不小心就会发作从而全身疼痛。

雪花依然徐徐飘落，看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只希望这些雪带走我的记忆，带走属于我的过往……

风似乎更加猛烈了，呼啸拍打着我的脸庞，忽然我有了一种淡定的从容，任凭泪水恣意的流淌，直至内心最深处那一团热火……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2
第五章 /77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09
第八章 /124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51
第十一章 /158
第十二章 /176
第十三章 /192
第十四章 /205
第十五章 /223
第十六章 /243
第十七章 /262

目录

传说在人间和天堂之间，有一个中转站，刚刚逝去的人会在那儿逗留一个星期——第一天到第三天，天国的使者会引导他回忆一生之中最美好的记忆片段；第四天，使者开始将这些片段整理、剪辑，重新组成一段影像；到了最后一天，他将在天国入口的放映室里，最后看一遍自己的曾经珍贵的往昔，之后起身，带着它悠然上路，而他一生当中的其他记忆，将从此被彻底洗去……

—

望着窗外徐徐飘落的雪花，我仿佛在冥冥中看到某种征兆，全身像被什么神秘的力量定住了一样，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呆立了许久，之后便听到正前方传来一阵颇有力道的呵叱声，愠怒却含着关切。

“佳雪！”刘老师脸上有点愠色：“专心点！”

“哦。”我调皮地吐了吐舌头，连忙回过神来继续跟着大家做着把杆的环动组合。略带悲伤的音乐响起，使我忽然莫名地伤感起来，伴着优美的舞姿，认真地把每个动作做到极致。

我是舞蹈系的一名艺术生，今年秋天刚刚入校。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专业的艺术类高校，尽管看起来只是这座城市里众多高校中的一所，但她历史悠久，名头响亮，在学术和专业领域都能在全国艺术类高校中拔得头筹。因此，能考上这所学校，的确让我喜不自胜。

我从小便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也不止一次地来过这所学校，但当我以一名新生的身份来报名的时候，心里还是迸出了许多莫名的欣喜与新奇感。记得当时学校里挂满了彩旗，每个角落里都有入学新生的报名点，



校园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正当我好奇地向四周张望，寻找着自己的报名点时，有一个好听的男声传进我的耳朵。

“同学，你是来报名的新生吗？”

我回头一看，一个气质阳光，脸部五官俊朗的男生冲着我笑吟吟地问道。

“哦……”我有点儿紧张，局促地答应道。

“请问你是哪个系的？”他接着问。

“舞蹈系。”我腼腆地回答。

“跟我走吧！”说着他，便冲我露出了明朗的微笑，示意我跟过去。我默默跟上他，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请问你是？”

“哦，不好意思，”他回过头来说，“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舞蹈系大四的学生，是今天负责接待新生报到的。”

我抿了一下嘴唇，不好意思地继续跟着他走着。

“你好像很内向哦？”他歪着脑袋看着我说：“很高兴认识你，请问你叫什么？”

“佳雪。”我礼貌地回应道。

“嗯，很好听的名字啊！我叫古俊，大家都叫我‘木头’，以后你也可以这样称呼我。”

“木头？”我不由自主地嘀咕了一声。

“奇怪，对吧？”古俊像是能猜透我的心思似的问，看我默不作声，说道：“因为发呆是我的业余爱好。”说完，脸上带着自嘲的微笑。

“呵呵。”我笑笑，安慰道：“还好啦！发呆也是一种休息嘛！”

“呵呵，你可真会说话！”古俊也笑说。

我们就这样聊着，不知不觉间便来到了报名的地方。

原来这里已经围了好多本系的新生，大家都有条不紊地排成几队等待着办理报名事宜。他们看上去都健康活泼，每个人都仿佛暗地里竞赛似的，无论从穿着还是打扮上都是那么新潮与时尚。看着在前面排队报名的同学们，又看看自己那普通的穿着，我不免有些自惭形秽。

而古俊将我送到报名处之后便又去忙了，我冲他点点头道谢，目送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正当这时，我身后又来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面容姣好，皮肤白皙，两只杏核一样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忽闪地，显得异常可爱。她的打扮也很入时，混身上下透露着一种略带成熟的高贵气息。

只见她排到我后面，看了看我，带着嗲嗲的声音问道：“请问这里是舞蹈系的报名地方吗？”

“嗯，是的。”我冲她点了点头。

“哦，谢谢。”她冲我露出迷人的微笑，接着看到前面长长的队伍，叹了口气说道：“这么多人啊！”

“呵呵。”我也礼貌地冲她笑笑。

“你也是舞蹈系的吧？”接着她好奇地问道。

“是的。”我点点头。

“太好了，说不定咱们会是一个班的噢！”她喜出望外。

正当这时，她胸前挂着的手机响了，可是她两只手都拿着厚厚的报名档案，于是便冲我说：“麻烦，可以帮我拿一下吗？”说着，便把那些东西塞到了我的手中。

接着，她便接通了手机，冲我说：“我过去一下，一会儿还站在你后面，好吗？”我冲她点点头，她便到旁边讲电话去了。

不一会儿，她便过来了，对我千恩万谢，我自然是笑脸相对。

“我叫乐儿，你叫什么？”只见她大大方方地冲我说。

“佳雪。”我回答道。

“很高兴认识你！”她从我手中接过档案袋说。

“我也是。”我笑着回答。

接着，我们俩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攀谈了起来。从今天的天气一直聊到原来的学校以及自己的梦想，我发现我们俩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聊着聊着，乐儿的目光像是被定住了似的，一动也不动地看向远处。我也朝着她的目光看去，原来是一个男生。

“看见了没？”乐儿捅捅我，说道：“帅哥！”

“呵呵。”我笑笑，不置可否。

“怎么了？”乐儿见我反应冷淡，连忙问：“他不帅吗？”

“嗯。”我含糊其辞地答应着。

“但愿是我们班的。”乐儿丝毫没有听我的表态，脸上充满了期待的喜悦。

果然事遂人愿，乐儿和我被分到同一班里，而那个乐儿一眼便中意上的帅哥，也和我们在同一个班里。他的名字叫韩宇洋，据说很多女生都很喜欢他，并且视他为偶像一样，看到他就拿起照相机偷拍。

或许在大多数人眼里，作为一名新生，在刚进校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不适应与不习惯，但多数人在我身上却发现不到这些痕迹。我总结了一下，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就是从小就在这个城市长大，原因之二便是眼前这个给我们班授课的刘老师是我妈妈的好朋友。听妈妈说，她们有十年的交情了。

也是因为刘老师的教导，我才能走上舞蹈艺术的学习之路。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我扎实的舞蹈基本功都是拜刘老师所赐。她不断地鼓励

我、教导我，使我能够在学舞的道路上走到现在。一想到以后能够和刘老师同在一个学校，我的心里便不由地高兴起来。

配合着动听的钢琴声，我跟着刘老师教的优美的组合，跳得非常起劲。

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就是雪了，不光是因为妈妈给我起的名字里有“雪”这个字，我更喜欢雪花在天空中飞舞的感觉，喜欢雪落在地上将世界覆盖的感觉，甚至还喜欢走在雪地里回头看着自己一路走来所留下足迹的感觉。每逢冬天，我的心情就格外地兴奋，总在盼望雪的出现。冥冥之中，父亲的在天之灵会化作轻盈的雪花来抚慰和呵护着我。

雪仿佛是我的一个守护精灵，我时时刻刻盼望着与它相逢。

我一直是一个感性并且伤感的人，朋友们都这么说。每次一起看电影，只要稍有点生离死别的镜头，别人都还没怎么着呢，第一个哭的人肯定是我。最后，发展到每次看电影，稍有感情戏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把期待的目光投向我。在他们眼里，我就像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任何小恩小惠小打小闹小说小笑都足以让我欣喜。

那么，这场雪对我来说，就是大恩大惠。

在写下这段文字之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当时那种欣喜的感觉又一次占据了我的心扉一样。

是的，又一次占据，每次想起雪的时候，那种感觉、那种享受便会又一次占据。

我已经记不清被占据了多少次，只是每次从那种感觉抽身而出之后，发觉自己已经热泪盈眶。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的名字叫佳雪。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很开朗、很阳光的女生。是的，在别人面前，我一向如此。可没有人会知道，更没有人了解，其实我骨子里非常忧郁非常悲观。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

雪花那个飘

xuehanagepiao

原因，那便是雪。

没有人知道我的家事，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从小便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与双腿残疾的妈妈相依为命生活到现在。听妈妈说，我5岁那年一个冬天，爸爸骑摩托车载妈妈回家，在一个路口的拐弯处，被迎面而来的小轿车撞了，爸爸当场失去了生命，妈妈则永远地失去了双腿。

我依稀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天上下着美丽的雪花，爸爸妈妈之所以出去，是为了给我挑选生日蛋糕。因而，我的生日，不但是母难日，而且还是父难日。我的爸爸就这样去了，留下我们母女两个人很清苦地生活着。从我记事起，妈妈就教导我要学会坚强与独立，因而我的童年和别的同龄人比起来，过得更加清苦。没有洋娃娃，没有玩具熊，没有漂亮的公主裙，有的只是小小年纪就学会的一手厨艺、操持起家庭的重担，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学会为了生计而去打临时工养家糊口。

而对于我这种家庭背景的孩子来说，搞艺术成了一种奢侈的行为。可是美妙的舞姿吸引着我，使我无法放弃对舞蹈的憧憬与梦想，于是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偷偷地学着舞蹈。我感谢上天的眷顾，感谢上天的恩惠，无意间被少年宫的老师发现后，便与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那个雪天，爸爸带我去少年宫接在那儿打工的妈妈，我好奇地看着别的孩子跟着老师的步伐跳舞，便也像模像样地学了起来。于是每次去接妈妈，我都会偷偷地跟着教室里的同学练习着，就这样数次之后，便被那个老师发现了，说我是一个舞蹈苗子。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使妈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的家里支付不起那高昂的学费。可是爸爸却毅然说要让我学习舞蹈，一定要把我培养成为一个舞蹈艺术家。我在家人的期许下开始了舞蹈的旅程。从我学习舞蹈以后，我知道爸爸妈妈过得更辛苦了。直到我懂事以后才明白，他们付出的劳动是常人的两三倍。他们日日辛苦操

劳，为的就是能让我在舞蹈艺术上有所成就。

记忆里爸爸的模样永远是那双笑盈盈的眼睛，就像水晶石一样闪耀并牢牢地印在我的心底。因而，每逢下雪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关于那场雪的种种经历与回忆，仿佛记忆深处被掩藏进了一颗毒瘤，一不小心就会发作从而全身疼痛。

这也许是因为我骨子里其实很自卑吧。是的，我的童年过得一直都是自卑的。我不像其他孩子，从小就会哭着闹着和长辈撒娇以争取想要的东西，我只是会默默地学会放弃，默默地学会忍让。生活原本是不幸的，很多不该属于我这个年龄所承受的东西我都在一一地承受着。我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学着做个睿智的人，从容地面对生活，或许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如我所愿，所以我要学会从不幸的阴影中走出来，积极面对我的人生。

从那件事以后，我一度害怕冬天，害怕下雪。心里的阴影好像就埋藏在雪中，只要轻轻触碰到便一发不可收拾。但渐渐地，我又迷恋上了雪花，因为它会让我在纷繁的生活中抽身而出，让我想起生活在天堂里的爸爸，我会为他好好地活着，活得美妙而精彩。因而，下雪对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了生命的本身，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在雪中，我会想起很多很多事情。一场漫天雪花便是我一次记忆的盛宴，只有在雪花飘在空中的那时，我才会变得忧郁。看着雪花飘落在空中的完美，伸出手心小心翼翼地捧住它，看着它在手心中渐渐消失不见，雪给人的感觉总是凄美而且迷茫，就像我的生活。

如果时间倒流，那天下课后，我和乐儿没有冲出去看雪，事情会变得怎样？而我们的结果又会是怎样？

一切仿佛是明天的雪，从来不由我们控制！

雪花那个飘

xuehuanaqepiao

抑或是命里注定的故事，注定是那场雪，注定是那个天台，注定是那个时间，注定我们会一起去看雪。

因而，我和乐儿连练功服都没来得及换，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欣欣然跑去看雪。

我们的排练厅在学校的顶楼，于是，我们连商量都没商量，只是眼神交会了一下，便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天台。

天台上已经被一层薄薄的雪覆盖，纤尘不染。

我俩手牵着手在上面踩着走过，说实话，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空气都突然变得这么清新，世界焕然一新，没有了冬天的寒冷，没有了城市的喧嚣，没有了落寞的夜晚，有的只是一种通体的惬意。

“好美啊！”乐儿轻轻地赞叹道。

“嗯！是啊！”我点点头说，“昨天晚上我就在被子里祈祷，希望能下一场雪，没想到今天真的会下起雪来！感谢上帝！”

“呵呵。”乐儿笑笑：“你为什么要祈祷下雪？”

“因为我喜欢雪啊！”我说，“从小到大，我最喜欢下雪了！再说，今年冬天一直都没有下雪。”

“是啊！我还以为这会是个没有雪花的冬天呢，眼看着冬天即将过去。”乐儿说，“不过，你的祈祷还挺灵噢！”

“嘿嘿！”我笑笑说，“其实说来也简单，因为我每天都会在被子里祈祷！”

“不是吧！”乐儿惊讶了，她继续说，“我还以为你的祈祷很灵验呢！如果真的灵验，下次记得给你自己祈祷一个男朋友噢！”

“去你的！”我把乐儿推了推说：“我是不可能在上学期谈恋爱。”

“噢？是吗？”乐儿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呀？说来听听。”

“……因为我要好好学习啊！”我想了想，这样回答道。

“晕，这么不入流的借口，你也敢讲出来，真是被你打败了！”乐儿不屑地撇撇嘴，“这年头，还有这种的‘好学生’吗？”

我不置可否，其实我明白她话里的讽刺意味，可是我是不会去和她计较的。因为我知道我有自己追求的梦想，有自己规定好的目标，一旦谈恋爱，势必会耽误学业，我是万万不能这样做的，纵使我再怎么喜欢那个人。这也许就是我和乐儿的不同吧。我有什么心事是不会和别人分享的。我没有告诉乐儿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用笑来搪塞着。是的，这么多年我学会的就是用笑来掩饰自己，其实我的心里除了舞蹈，似乎已经容不下别的东西，贫寒的家境、残疾的妈妈、毫无依靠的我，这些现实的问题是不允许我对现代青少年所谓的“入流”举动有任何动心的，我只能做一个观望者和局外人，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我的梦想只是在学业中证明自己，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荣，除此之外，绝无他心。

“佳雪，你说……”乐儿看着落下的雪说，“这场雪什么时候会停呢？”

“不知道。”我撇撇嘴，“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因为……”乐儿面如桃花，幸福地说：“因为我想要宇洋陪我看今年的第一场雪！”

“哦！”我点点头，说道，“但愿它会一直下吧。”

“宇洋也真是的。”乐儿有些埋怨地说道，“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每次都是我主动约他，他从来都不主动约我。看着这么美丽的雪花都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就不要想浪漫的约会了。”

“……”我没有说话，继续听她说。

“唉！”乐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其实我也不知道宇洋对我的感觉。总觉得他有很多很多的秘密埋藏在心里，每次我们在一起，他都是心事



重重的，问他，也不肯告诉我。”

“哦。”我连忙问道，“那他对你好吗？”

“当然！”乐儿不假思索地说，“他真的非常体贴！对我当然很好！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女生都羡慕我，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男朋友，我也真的很满足。可是只要想到他的心事，我就会觉得可怕，甚至害怕自己的感觉……”乐儿滔滔不绝地说着。

说起她的字洋，那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他的全名叫韩字洋，是我们班上的“花花公子”，也就是开学报名那天乐儿一见钟情的那个帅哥。他不仅人长得超帅，一个回眸就可以迷倒万千小女生，而且弹得一手好吉他，开学不到一周，他就总坐在学校草坪上抱个吉他扮忧郁。当然，花花公子只是我的推断，那么帅那么抢手，他不花谁信啊？可以这么说，刘翔在全中国有多出名，那韩字洋在全校也就多出名。因而，他很快便和我们班上公认的长得最为标致的美女乐儿结成了金童玉女。乐儿确实漂亮，漂亮得哪儿都找不到一丁点儿缺陷，我想，她美丽的唯一的缺陷就是美丽得没有缺陷。

看着乐儿沉默地看着远方，我一个人或无聊、或自由地随性张开双臂，在漫天雪舞之中，舞出了一个又一个圆圈。

我想，当时，那个天台，就是天与地我的舞台。所有人都为我侧目，所有的生灵都为我凝神，我就是雪的精灵，雪就是我的观众。

乐儿看我舞得正欢，也拉着我的手，两人就这样转着圈圈，在雪上踩出了一串串凌乱而有规则的脚步。那天的那时，我们真快乐啊！

我还记得那天我们都没有换掉练功服，优雅的天鹅绒长裙就这样随风在雪中漫舞着，舞得我们忘记了自己。

而这时，忽然从旁边的天台另一侧传来了“扑嗵”一声。

我和乐儿都惊奇地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男生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躺在了地上。正在我们发呆之际，接着又从那边走出另一个满脸愤怒的男生，那男生有些不好意思地朝这边看了一眼，接着又把表情转为刚才的愤怒了。躺在地上的男生翻起身来，嘴里骂骂咧咧地冲站着的男生扑了过去，而站着的那个男生也不甘示弱，两人就这样边骂边打了起来。

当时，我和乐儿都看呆了，不明白他们这是在做秀还是实战。

我隐约记起，那个后面出现的男生有点面熟。他就是开学那天将我领到报名处的那个男生，依稀记得名字好像叫“木头”什么的。从那次报名之后，我便和乐儿成了好朋友，但是我也发现，这个“木头”会经常不经意地从我和乐儿的眼前飘过或者闪现，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都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泰然自若地简单打个招呼就走过了，仿佛他根本没有注意我们似的。像乐儿这么漂亮的女生，有人喜欢是很自然的事，但他这样欲盖弥彰，倒显得很蠢。因为这种事情，稍微有点直觉的女生都能感觉得到。凭我的直觉，他在暗恋乐儿。

我捅捅乐儿说：“他们在给你上演苦肉计呢！”

乐儿笑笑说：“呵呵，为什么说是给我演呢？”

“你傻啊？”我说，“那个男生，你记起来了没？就是那个‘木头’啊。”

“哪个呀？”乐儿看着问。

“就那个，就那个，你看，被压在下面的那个，哦，现在又翻到上面的那个。”

乐儿定睛注视着。

“哦，就那个‘木头’啊。”乐儿撇撇嘴说，“真无聊。”

“是啊，真无聊！”我也附和着。

现在想起这些事，我才觉得我们当时真冷血。因为我们怎么也想不

雪花那个飘

xuehuanaqepiao

到，这两个男生打架居然不是在演戏。

正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忽然发现事态严重了，因为两人已经满脸是血，而且拳拳到肉，扭抱在雪地里，样子看起来特别惨，尤其是那个“木头”，似乎非常愤怒，像是要把另一个人吃了似的。倘若真是在演戏的话，那我敢肯定，就是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也没他演得好。

终于，我看不下去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我冲到那两个人身边。

“你们有意思吗？”我站在翻滚在雪地上的两个人旁边，大声说。

“木头”看了看我，停了手，抹了抹脸上的血迹，可没料到被另一个男生反扇了一个耳光，又立即面红耳赤地投入了战斗。

哼！居然这么不给本姑娘面子！当时把我气坏了，我大喊一声：“停！”

两人估计这回被我震住了，我想之所以能震住他们，一方面是我的声音，另一方面则是我的造型。我双手叉着腰，看上去盛气凌人，尤其是从下往上看的时候。

“当着女生的面打架，你们丢不丢人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便冒出这么一句。

“忽”地一声，那个“木头”一下子从地上窜了起来，站在了我面前。哇！我从来没和他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足足高了我一个头。我们就这样面面相觑着，他用还没调整过来的恶狠狠的目光瞪着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你……你想干什么？”我似乎一下慌了手脚，连声音都有些颤抖。

谁知“木头”一句话都没有说，头也不回地走了。

另一个男生见没了对手，从地上翻起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也走了。

我回过头来看看乐儿，两人相视哈哈大笑。